

文明小史 活地獄

[清]李伯元 / 著

么时候了?有人说,老大帝国,未必转老还童;又一个说,幼稚时代,不难由少而壮。据在下看来,现在的光景,却非老大,亦非幼稚,大约离那太阳要出,大雨要下的时候,也就不远了。

——摘自《文明小史·楔子》

晚
清
譚
責
小
說
系
列



文明小史
活地獄
李伯元

伯元

岳麓书社

文明小史

李伯元 著

活地獄

李伯元 著

点 校 郭洪波
责任编辑 王德亚
封面设计 蔡 晟

文明小史·活地狱

[清]李伯元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15.125

字数:510,000 印数:1—3,000

ISBN7—80520—862—X

I·433 定价:17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社址: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:410006

目 录

- 楔 子 (1)
- 第 一 回 校士馆家奴谈历史 高升店太守谒洋人 ... (2)
- 第 二 回 识大体刺史讲外交 惑流言童生肇事端 ... (7)
- 第 三 回 矿师逾墙逃性命 举人系狱议罪名 ... (12)
- 第 四 回 仓猝逃生灾星未退 中西交谪贤守为难 ... (18)
- 第 五 回 通贿赂猾吏赠川资 听擢拔矿师索赔款 ... (24)
- 第 六 回 新太守下马立威 弱书生会文被捕 ... (30)
- 第 七 回 捕会党雷厉风行 设捐局痴心妄想 ... (34)
- 第 八 回 改洋装书生落难 竭民膏暴吏横征 ... (39)
- 第 九 回 毁捐局商民罢市 救会党教士索人 ... (46)
- 第 十 回 纵虎归山旁观灼见 为鱼设饵当道苦心 ... (51)
- 第 十 一 回 却礼物教士见机 毁生祠太尊受窘 ... (56)
- 第 十 二 回 助资斧努力前途 质嫁衣伤心廉吏 ... (62)
- 第 十 三 回 不亢不卑难求中礼 近朱近墨洞识先几 ... (67)
- 第 十 四 回 解牙牌数难祛迷信 读新闻纸渐悟文明 ... (72)
- 第 十 五 回 违慈训背井离乡 夸壮游乘风破浪 ... (77)
- 第 十 六 回 妖姬纤竖婚姻自由 草帽皮靴装束殊异 ... (82)
- 第 十 七 回 老副贡论世发雄谈 洋学生著书夸秘本 ... (87)
- 第 十 八 回 一灯呼吸竟说维新 半价招徕谬称克己 ... (92)
- 第 十 九 回 婚姻进化桑濮成风 女界改良须眉失色 ... (97)
- 第 二 十 回 演说坛忽生争竞 热闹场且赋归来 ... (102)
- 第 二 十 一 回 还遗财商业起家 办学堂仕途借径 ... (107)
- 第 二 十 二 回 巧夤缘果离学界 齐着力丕振新图 ... (113)

- 第二十三回 为游学枉道干时 阻翻台正言劝友 … (118)
- 第二十四回 太史维新喜膺总教 中丞课吏妙选真才 … (123)
- 第二十五回 学华文师生沆瀣 听演说中外纠缠 … (129)
- 第二十六回 入会党慈母心惊 议避祸书生胆怯 … (134)
- 第二十七回 湖上风光足娱片晌 官场交际略见一斑 … (140)
- 第二十八回 戕教士大令急辞官 惧洋兵乡绅偷进府 … (145)
- 第二十九回 修法律钦使回京 裁书吏县官升座 … (150)
- 第三十回 办刑钱师门可靠 论新旧翰苑称雄 … (156)
- 第三十一回 名士清谈西城挟妓 幕僚筹策北海留宾 … (161)
- 第三十二回 请客捐资刁商后到 趁风纵火恶棍逞凶 … (166)
- 第三十三回 查闭市委员讹索 助罚款新令通融 … (173)
- 第三十四回 下乡场腐儒矜秘本 开学堂志士表同心 … (176)
- 第三十五回 谒抚院书生受气 遇贵人会党行凶 … (182)
- 第三十六回 适异国有心向学 谒公使无故遭殃 … (187)
- 第三十七回 出警署满腔热血 入洋教一线生机 … (193)
- 第三十八回 脱罪名只凭片语 办交涉还仗多财 … (198)
- 第三十九回 捐绅富聊充贪吏囊 论婚姻竟拂慈闺意 … (203)
- 第四十回 河畔寻芳盈盈一水 塘边遇美脉脉两情 … (208)
- 第四十一回 北阙承恩一官还我 西河抱痛多士从公 … (214)
- 第四十二回 阻新学警察闹书坊 惩异服书生下牢狱 … (221)
- 第四十三回 夸华族中丞开学校 建酒馆革牧创公司 … (225)
- 第四十四回 办官报聊筹抵制方 聘洋员隐寓羁縻意 … (230)
- 第四十五回 柔色怡声待游历客 卑礼厚币聘顾问官 … (236)
- 第四十六回 谒志士如入黑狱 送行人齐展白巾 … (241)
- 第四十七回 黄金易尽故主寒心 华发重添美人回意 … (245)
- 第四十八回 改华装巧语饰行藏 论圉法救时抒抱负 … (250)
- 第四十九回 该晦气无端赔贵物 显才能乘醉读西函 … (256)
- 第五十回 用专门两回碰钉子 打戏馆千里整归装 … (260)

- 第五十一回 公司船菜单冒行家 跳舞会花翎惊贵女 … (265)
- 第五十二回 闻禁约半途破胆 出捐款五字惊心 … (270)
- 第五十三回 风光在眼著书记游 利欲薰心当筵受骗 … (275)
- 第五十四回 改稟帖佐杂虚心 购机器观察快意 … (280)
- 第五十五回 险世界联党觅锱铢 恶社会无心落圈套 … (285)
- 第五十六回 阅大操耀武天津卫 读绝句订交莫愁湖 … (290)
- 第五十七回 声东击西傻哥甘上当 … (295)
- 树援结党贱仆巧谋差
- 第五十八回 善钻营深信老奴言 假按摩巧献美人计 … (301)
- 第五十九回 论革命幕府纵清谈 救月食官衙循旧例 … (305)
- 第六十回 一分礼耸动骨董名家 … (308)
- 半席谈结束文明小史

楔子

做书的人记得，有一年坐了火轮船在大海里行走，那时候天甫黎明，偶至船顶，四下观望，但见水连天，天连水，白茫茫一望无边，正不知我走到那里去了。停了一会子，忽然东方海面上现出一片红光，随潮上下，虽是波涛汹涌，却照耀得远近通明。大众齐说：“要出太阳了！”一船的人，都哄到船顶上等着看，不消一刻，潮水一分，太阳果然出来了。

记得又一年，正是夏天午饭才罢，随手拿过一张新闻纸，开了北窗，躺在一张竹椅上看那新闻纸消遣。虽然赤日当空，流金铄石，全不觉半点款热，也忘记是甚么时候了。停了一会子，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乌云，隐隐有雷声响动，霎时电光闪烁，狂风怒号，再看时，天上乌云已经布满。大众齐说：“要下大雨了！”一家的人，关窗的关窗，搬椅的搬椅，都忙个不了。不消一刻，风声一定，大雨果然下来了。

诸公试想：太阳未出，何以晓得他就要出？大雨未下，何以晓得他就要下？其中却有一个缘故。这个缘故，就在眼前。只索看那潮水，听那风声，便知太阳一定要出，大雨一定要下，这有甚么难猜的？

做书的人，因此两番阅历，生出一个比方，请教诸公：我们今日的世界，到了甚么时候了？有个人说：“老大帝国，未必转老还童。”又一个说：“幼稚时代，不难由少而壮。”据在下看起来，现在的光景，却非幼稚，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，大雨要下的时候，也就不远了。何以见得？你看这几年，新政新学，早已闹得沸反盈天，也有办得好的，也有办不好的，也有学得成的，也有学不成的。现在无论他好不好，到底先有人肯办，无论他成不成，到底先有人肯学。加以人心鼓舞，上下奋兴，这个风潮，不同那太阳要出，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？所以这一千人，且不管他是成是败，是废是兴，是公是私，是真是假，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。所以在下特特做这一部书，将他们表扬一番，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。正是：

谤书自昔轻司马，直笔于今笑董狐。

腐朽神奇随变化，聊将此语祝前途。

欲知书中所言何事，且听初回分解。

第一回 校士馆家奴谈历史 高升店太守谒洋人

却说湖南永顺府地方，毗连四川，苗汉杂处，民俗浑噩，犹存上古朴陋之风。虽说军兴以来，勋臣阀阅，焜耀一时，却都散布在长沙、岳州几府之间，永顺僻处边陲，却未沾染得到。所以，他那里的民风，一直还是朴陋相安。只因这个地方山多于水，四面冈峦回伏，佳气葱茏，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处山凹之中，倚树为村，临流结舍，耕田凿井，不识不知，正合了《大学》上“乐其乐而利其利”的一句话。所以，到这里做官的人，倒也镇日清闲，逍遥自在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这时候做知府的姓柳名继贤，本籍江西人氏，原是两榜进士出身，钦点主事，吏部观政。熬了二十多年，由主事而升员外，由员外而升郎中。这年京察届期，本部堂官见他精明练达，勇敢有为，心地慈祥，趋公勤慎，就把他保了进去。引见之后，奉旨记名。不上半年，偏偏出了这个缺，题本上去，又蒙圣上洪恩，着他补授。

谢恩之后，随向各处辞行。有一个老友，姓姚名士广，别号遁庵，本贯徽州，年纪七十多岁，本在保定书院掌教。这番因事进京，恰好遇着柳知府放了外任，从此南北睽违，不能常见，姚老先生便留他多住几日，一同出京。到了临动身的头一天，姚老先生在寓处备了一席酒替他饯行。约摸吃到一半，姚老先生便满满的斟了一杯，送到柳知府面前，说道：“老弟此番一麾出守，上承简命，下治万民。不要把这知府看得轻，在汉朝已是二千石的职分。地方虽一千余里，化民成俗，大有可为。愚兄所指望于老弟者，只此数言。吾辈既非势利之交，故一切升官发财的话头，概行蠲免。老弟如以为是，即请满饮此杯。”原来这位姚老先生，学问极有根柢，古文工夫尤深，目下年纪虽已古稀，却是最能顺时达变，所有书院里的学生，无有一个不佩服他的。柳知府自己亦是八股出身，于这姚老先生却一向十分倾倒。且说当日听了他这一番言语，便接杯在手道：“小弟此行，正要叨教吾兄，今蒙慨赠良言，尤非寻常感激。但是目下放了外任，不比在京，到任之后，何事当兴，何事当革，还求吾兄指教一番，以当指南之助。”说罢，便干了那杯酒，将酒杯送还姚老先生，自己归坐，仍旧对酌。姚老先生道：“要兴一利，必须先革一弊，改革之事，甚不易谈。就以贵

省湖南而论，民风保守，已到极点，不能革旧，焉望生新？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话，道是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’。我说这话，并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头，原因我们中国，都是守着那几千年的风俗，除了几处通商口岸，稍能因时制宜，其余十八行省，那一处不是执迷不化，扞格不通呢？总之，我们有所兴造，有所革除，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，叫他们潜移默化，断不可操切从事，以致打草惊蛇，反为不美。老弟！你记好我一句话，以愚兄所见，我们中国大局，将来有得反覆哩！”柳知府听了此言，甚为惊讶，除了赞叹感激之外，更无别话可说。当夜席散之后，自行回寓。次日分手，各奔前途。姚老先生自回保定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柳知府带了家眷，星夜趲行，其时轮船已通，便由天津、上海、汉口一路行来。他自从通籍到今，在北京足足住了二十多年，不料外边风景，却改变了不少，因此一路上反见识了许多世面。到了湖南，上司因为他久历京曹，立刻挂牌，饬赴新任。到任之后，他果然听了姚老先生之言，诸事率由旧章，不敢骤行更动。过了半载，倒也上下相安，除睡觉吃饭之外，其余一无事事。只因他这人生性好动，自想我这官，一府之内以我为表率，总要有些作为，方得趁此表见。

想来想去，却想不出从那里下手。齐巧这年春天，正逢岁试，行文下去，各学教官传齐廩生，携带门斗，知会了文武童生，齐向府中进发。这永顺府一共管辖四县，首县便是永顺县，此外还有龙山、保靖、桑植三县。通扯起来，习武的多，习文的少，四县合算，习文的不上一千人，武童却在三千以外。当下各属教官禀见了知府，挂牌出去，定于三月初一考阖属文童经古，初三考试正场。

原来这柳知府虽是时文出身，因他做廩生时考过优拔，于经史诗赋一切学问，也曾讲究过来。他在京时候，常常听见有人上折子请改试策论，也知这八股不久当废。又兼他老友姚老先生以古文名家，受他熏陶涵育，自然把气质渐渐的改化过来。所以，此时便想于此中搜罗几个人才。当下先出一张告示，叫应试童生，于诗赋之外，准报各项名目，如算学、史论之类。

无奈那些童生，见了不懂，到了临期点名，只有龙山县一个童生报了史论，永顺县一个童生报了笔算，其余全是孝经论、性理论，连做诗赋的

也寥寥无几。柳知府点名进来，甚为失望，无奈将题目写了，挂牌出去。报笔算的居然敷衍完卷。考史论的那个童生，因见题目是《韩信论》，他虽带了几部《纲鉴易知录》、《廿一史约编》之类，却不知韩信是那一朝的人物，查来查去，总查不到。就求老师替他转禀大人，说这个题目不知出处，请换一个容易些的。老师被他缠不过，先同监场的二爷商量。只见一个二爷，接过题目一瞧，说韩信这个名字很熟，好像那里会过似的，歪着头想了半天，说：“是了，你这位相公书没有读过，难道戏亦没有瞧过吗？《二进宫》杨大人唱的末了一句，甚么‘汉韩信命丧未央’，可不是他吗？他是汉朝人，如果不是，为什么说是‘汉韩信’呢？”那二爷说到这里，旁边有他一个伙计，插嘴道：“老大！你别夸口，既然韩信是汉朝人，为甚么前头还说他是‘登台拜将的三齐韩王’呢？据我说，这韩信一定是齐国人。”回头同那童生说：“相公！你别上他的当，你照我的话去做，一定不会错的。”那晓得这个童生，自小生长外县，没有瞧过京戏，连他们说的甚么《二进宫》也不知道，仍旧摸不着头脑。到底托了老师回了知府，重新出了一个《管仲论》，是《四书》上有的，不消再查《纲鉴》了。齐巧刻本文章上又有一篇成文，是《管仲》两个字的题目，被那童生查着，把他喜欢的了不得。连忙改头换面，将八股改做八段，高高兴兴誊了出来，把卷子交了进去。师爷打开一看，只是皱眉头。柳知府问他做的怎么样？师爷说：“如果改做八股，倒还有些警句，现今改做史论，却有许多话装不上。”说着便把这卷子送了过来：“请太尊过目，再定去取罢。”柳知府看了一遍，觉着实在太难，心下踌躇道：这样卷子怎么好取？然而通场只有他一本，他虽做得不好，到底肚皮里还有这史论两个字，比着那些空疏无据的自觉好些。无论如何，此人不肯随俗，尚有要好的心肠，总要算得一个有志之士。不如胡乱将他取了出来，叫别的童生看看，也可激励他们的志气，向史鉴上讨论讨论，也是好的。主意一定，便把那个考笔算的取了算学正取，这个做《管仲论》的取了史论次取，另外又取了几本诗赋。发出案来，接着便是正场、初覆、二覆、三覆，不到半月，都已考完。

发出正案，跟手考试武童。第一场弓箭，是在演武厅考的。第二场弓箭，就在本府大堂校阅。因为人多，便立了三个靶子，一排三人同射，免得耽误日期。

是日，柳知府会同本城参府，刚刚升堂坐下，尚未开点，忽见把大门的带进一个人来，喘吁吁跑的满头是汗，当堂跪下。那人自称：“小的纪长春，是西门外头的地保。今天早上，西门外高升店里的店小二哥，跑到小的家里来说，他店里昨儿晚上来了三个外国人，还跟着几个有辫子的。”知府道：“那一定是中国人了。”地保道：“不是中原人。如果是我们中原人，为甚么戴着外国帽子呢？”知府又问：“你瞧见了没有？”地保道：“店小二来报，小的就去瞧了一瞧。外国人是几个，小的也不敢走进去，怕是惊了他们的驾，就赶到大人这里来报信的。”知府问道：“他们来做甚么的呢？”地保道：“小的也问过店小二，店小二说，昨天晚上有一个有辫子的外国人，为了店小二父亲不当心打破他一个茶碗，那个有辫子的外国人就动了气，立时把店小二的父亲打了一顿，还揪住不放，说要拿他往衙门里送。店小二是吓的早躲了出来，不敢回去。”知府道：“混账东西！我就知道你们不等到闹出乱子来，也就躲着不来报了。打碎一个甚么碗？你知道弄坏了外国人的东西，是要赔款的吗？”地保就从怀里掏出两块打碎的破磁片子送了上去，说：“那碗是个白磁的，只怕磁器铺里去找还找的出。”知府取过来仔细端详过一回，骂了一声：“胡说！”说：“这是洋磁的，莫说磁器铺里没有，就是专人到江西，也烧不到这样。这事闹大了！先把这混账东西锁了起来，回来再办他！”地保听了这话，连忙自己摘掉帽子，爬在地下磕响头，嘴里说：“大人恩典！大人超生！”知府也不理他，又问：“店小二呢？”地保回：“躲在小的家里。”知府说：“原来你们是通同一气的！”顺手抓了一根火签，派了一名差，叫立刻把店小二提到。差人奉命自去不题。知府便说：“今日有交涉大事，只好暂时停考，等外国人这一关过去，再行挂牌晓谕。”说着就要退堂。那些童生虽然不愿意，无奈都有父兄师保管束，也只好退了出去。

这里知府便让参府到签押房里共商大事。参府说：“既然外国人到此，我们营里应得派几个兵前去弹压闲人，以尽保护之责。”知府道：“老兄所见极是。”参府也不及吃茶，立刻辞了出来，坐轿而去。

知府忙叫传首县。原来首县正从府里伺候武考，参堂以后，没有他的事情，便即打道回衙。刚刚走到半路上，齐巧地保、伙计赶来送信，他便不回县衙，立刻折回本府衙门，坐在官厅上等候知府。又叫请刑名韩师爷。跟师爷的小厮说：“不敲十二点钟，是向例叫不醒的。”知府无奈，只

得罢手。不消一刻，首县进见，手本上来，知府赶忙叫请。首县进来，请了安，归了坐，知府便说：“西门外来了几个外国人，老兄知道么？”首县说：“卑职也是刚刚得信，所以来回大人，请大人的示，该怎么办？还是理他的好，还是不理他的好？横竖他们到这里也没有到大人这里来拜过。”知府道：“现在乱子都闹了出来，你不理他，他也要找你了。”首县忙问甚么乱子。知府说：“难道你还不知道？”便把地保所禀，店小二的父亲打碎了他们一个碗，被他揪住不放，还要往衙门里送的话说了一遍。首县听了，呆了半天不能言语。知府道：“你们是在外面做官做久了的，不知道里头的情形。兄弟在京里的时候，那些大老先生们，一个个见了外国人还了得！他来是便衣短打，我们这边一个个都是补挂朝珠。无论他们那边是个做手艺的，我们这些大人们，总是同他并起并坐。论理呢，照那《中庸》上说的，柔远人原该如此。况且他们来的是客，你我有地主之谊，书上还说送往迎来，这是一点不错的。现在里头很讲究这个工夫，以后外国人来的多了，才显得我们中国柔远的效验咧。依兄弟愚见，我们此刻先去拜他，跟手送两桌燕菜酒席过去，再派几个人替他们招呼招呼，一来尽了我们的东道之情，二来店家弄坏了他的东西，他见我们地方官以礼相待，就是有点需索，便也不好十分需索，能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等到出了界，卸了我们干系，那怕他半路上被强盗宰了呢？”首县道：“大人明见，卑职就跟了大人一块儿去。”知府说：“很好。但是一件，我们没有一个会说洋话的怎么好？”首县说：“卑职衙门里的西席老夫子，有个姓张的，从前在省城里甚么学堂里读过三个月英文的，现在请他教卑职的两个儿子读洋书。”知府说：“原来世兄学习洋文，这是现在第一件经世有用之学，将来未可限量，可喜可敬。”立刻叫跟班拿名片去请县里张师爷。停了一会儿，张师爷穿了袍褂，坐轿来了。知府接着，十分器重，说了些仰慕的话。张师爷也高兴的了不得。三人会齐，立刻鸣锣开道，齐奔西门外高升店而来。有分教：太尊媚外，永顺县察看矿苗；童子成军，明伦堂大抒公愤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识大体刺史讲外交 惑流言童生肇事端

却说柳知府同了首县、翻译一直出城，奔到高升店，当下就有号房，抢先一步进店投帖。少停，轿子到门，只见参府里派来的老将带了四个营兵，已经站在那里了。

且说这店里住的外国人，原来是意大利国一个矿工，只因朝廷近年以来，府库空虚，度支日绌，京里京外，很有几个识时务的大员晓得国家所以贫弱的缘故，由于有利而不能兴。甚么轮船、电报、织布、纺纱、机器厂、枪炮厂，大大小小，虽已做过不少，无奈立法未善，侵蚀尤多，也有办得好的，也有办不好的。更有两件天地自然之利，不可以不考求的，一件是农功，一件是矿利。倘把这二事办成，百姓即不患贫穷，国家亦自然强盛，所以那些实心为国的督抚懂得这个道理，一个个都派了委员，到东洋考察农务，又从外洋聘到几位有名矿工，分赴各府州县察看矿苗，以便招人开采。这番来的这个意大利人，便是湖北总督派下来的。同来的还有一个委员，因在上县有事耽搁，所以那矿工先带了两个外国人，一个通事两个西崽，一共六个人，早来一步。到永顺城外找到高升店住下，原想等委员来到，一同进城拜客，不料店小二因他父亲被打，奔到地保家中哭诉，地保恐怕担错，立刻进城禀报，偏偏碰着柳知府又是极其讲求外交的，便同了首县先自来拜。名帖投进，亏得那矿工自到中国，大小官员也见过不少，很懂得些中国官场规矩。况且自己也还会说几句中国话，看过名帖，忙说了声：“请！”柳知府当先下轿走在头里，翻译张师爷夹在中间，首县打尾。进得店门，便有店里伙计领着上楼；那矿工已经接到扶梯边了。见面之后，矿工一只手探掉帽子。柳知府是懂外国礼信的，连忙伸出一只右手，同他拉手。下来便是读过三个月洋书的张师爷，更不消说这个礼信也是会的，还说了一句外国话，矿工也答还他一句。末了方是首县，上来伸错了一只手——伸的是只左手，那矿工便不肯同他去拉，幸亏张师爷看了出来，赶紧把他的右手拉了出来，方算把礼行过。那矿工同来的伙计，连着通事，都过来相见。那通事鼻子上架着一付金丝小眼镜，戴着一顶外国困帽，脚上穿着一双皮鞋，走起路来格吱格吱的响，浑身小衫裤子，一律雪雪白，若不是屁股后头挂着一根墨测黑的辫子，大家也疑心

他是外国人了；见了人并不除去眼镜，朝着府县只作一个揖，亏他中国礼信还不曾忘记。一时分宾主坐下，西崽送上茶来，便是张师爷一心想卖弄自己的才学，打着外国话，甚么温（one）、吐（two）、脱利（three）、克姆（come）、也斯（yes）闹了个不清爽。起先那矿师还拉长了耳朵听，有时也回答他两句，到得后来，只见矿师一回皱皱眉头，一回抿着嘴笑，一句也不答腔。府县心里还当他们话到投机，得意忘言。停了一歇，忽见矿师笑迷迷的打着中国话，向张师爷说道：“张先生，你还是说你们的贵国话给我听罢。你说的外国话不要说我的通事不能懂，就是连我也不懂得一句。”大家到这里，方才明白是张师爷工夫不到家说的不好，所以外国人也别让他说了。张师爷听了这话，把他羞的了不得，连耳朵都绯绯红了，登时哑口无言，连中国话也不敢再说一句，坐在那里默默无声。首县瞅着，很难为情。亏得柳知府能言惯道，不用翻译，老老实实的用中国话攀谈了几句。矿师却还都明白，就说：“兄弟在武昌见过制台。这位制台大人，是贵国里的一个大忠臣，知道这开矿的利比各种的利益都大，所以才委了我同着金老爷来到贵府。一路察看情形，到了长沙，我还去拜望你们贵省的抚台。这抚台请我吃晚饭，他这人也是一个很明白的。今天到了贵府，因为金老爷还没有到，所以我没有到贵府衙门里拜见。现在劳驾得很，我心上很欢喜。”当下又说了些客气话，柳知府也着实拿他恭维，方才起身告别。柳知府还要约他到衙门里住，他说等金老爷到了再说。彼此让到扶梯边，又一个个拉了拉手，矿师便自回去。

府、县同了张师爷下楼上轿，一直回到府衙门。知府下轿，依旧邀了首县同张师爷进去谈天。张师爷便不及上次高兴。知府还留他吃饭，他不肯吃，先回去了。这里首县说：“今儿卑职保举匪人，几乎弄得塌台，实在抱愧得很。”知府道：“你不用怪他，他学洋文学问虽浅，这永顺一府，只怕除了他还找不出第二个，留他在这里开开风气也好。老兄你回去，总要拿他照常看待，将来兄弟还有用着他的地方呢。”当下又讲到店小二父亲打了他们的碗，刚才居然没有提起此事，大约是不追究的了。说到这里，门上回来：“店小二已经锁了来，现在就叫原差押着他去找他父亲去了，把他爷儿俩一齐拿到，连着地保三个，还是发县呢，还是老爷亲自审？”知府道：“一时也还用不着审，但是放亦放不得的。倘若放跑了，将来外国人要起人来，到那里去找呢？他们外国人最是反面无情的。究竟打

掉一个碗，不是甚么要紧东西，也值得拖累多少人，叫人家败家荡产吗？不过现在他们外国人正在兴旺头上，不能不让他三分。可怜这些人那一个不是皇上家的百姓，我们做官的不能庇护他们，已经说不过去，如今反帮着别人折磨他们，真正枉吃朝廷俸禄，说起来真叫人惭愧得很！然而也叫做没法罢了。现在且等金委员到了再讲，看来不至于有甚么大事情的。”那门上便自退出。首县又说了两句，亦即辞了出来。

知府送客回去，连忙更衣吃饭。等到中饭吃过，便有学老师托了门上拿着手本上来，请示几时补考武童。他们人多，而且多是没有钱的，带的盘缠有限，都是扣准日子的，在这里多住一天，吃用也着实不少，有了日子几时补考，就好安顿他们了。知府道：“我拿得定吗？我巴不得今天就考完，早考完一天，他们早回去一天，我也乐得早舒服一天。无奈外国人在这里，不定甚么时候有事情，叫我怎么能够定心，坐在那里一天到晚的看他们射箭，弄这个不急之务呢？而且还有一句话问问他们，射箭射好了，可是能够打得外国人的吗？”原来柳知府因为刚才捉拿店小二父亲一事，回首县谈了半天，着实有点牢骚，心想：我为一府之尊，反不能庇护一个百姓，还算得人吗？因此睡中觉也睡不着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越想越气。齐巧门上来回这事，算他倒运，碰了个钉子。门上出去之后，便一五一十对着老师说了。老师无奈，各自回寓。接着一班廩保来见，老师又同他说了，还说太尊正在不高兴头上，只好屈诸君暂留两天，少不得总要考的。众廩保道：“考是自然要考，本城的童生还好，但是那些外县的，还有乡下上来的，大家都是扣准了日子来考，那里能够耽误这许多天？一个个吃尽用光，那里来呢？”老师道：“太尊吩咐下来，我亦没有法想。”众廩保无奈，也只好退了出来，传知各童生，大众俱有愤愤之意，齐说：“知府巴结外国人，全不思体恤士子！”这个风声一出，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霎时间满城都已传遍了。后文补叙。

且说那湖北制台派来的金委员，是个候补知州，一向在武昌洋务局里当差。从前出过洋，会说英、法两国的话，到省之后，上司均另眼相看。此番委他同了矿师沿途察勘，正是上宪极力讲求为国兴利的意思。那日柳知府去拜矿师，矿师原说他不久可到，果然未及上灯时分，已见他拿着手本前来禀见。柳知府立刻请见，行礼归座。寒暄了几句，金委员当将来意禀明，还说洋矿师因见大人先去拜他，心上高兴的了不得。柳知府便说：

“我已叫县里备了两席酒替他送去，我要邀他们到衙门里来住，他说等着老兄到了再定。”金委员道：“大人已经先去拜他，又送他酒席，这也足够的了。同外国人打交道，亦只好适可而止。他们这些人，是得步进步，越扶越醉，不必过于迁就他。卑职是到过外洋，很晓得他们的脾气。依卑职的意思，大人可以不必再去理他，亦不必约他们到衙门里来住。”

原来柳知府一心只想笼络外国人，好叫上司知道说他讲求洋务，今听金委员如此一说，心想我今日的一番举动，岂不成了蛇足么？好在礼多人不怪，现在里头尚且十分迁就他们，何况我呢？心上如此想，面子上不好驳他，满口的说：“老兄所见极是，兄弟领教。但是老兄同了他们来到此地，还是大略看看情形，还是就要动手开采？说明了，兄弟这里也好预备。”

金委员道：“这一回不过奉了督宪的公事，先到各府察勘一遍，凡有山的地方都要试过，等到察勘明白，然后回省禀明督宪，或者招集股份，置办外洋机器开采，或者本地绅富有愿包办的，用土法开采亦好。到那时候，自然另有章程，现在还说到这里。目下只求大人多发几张告示，预先晓谕地方上的百姓，告诉他们此番洋人前来试验矿苗，原是为将来地方上兴利起见，并无歹意，叫他们不必惊疑。等到洋人下乡的时候，再由县里同营里多派几个衙役兵勇，帮着弹压，免得滋事。府属四县看过之后，就要回省销差。这一路的山，虽比别府多些，顶多也不过半月二十天的工夫，就可了事。”

柳知府连忙答应明天写好告示，尽后天一早贴出。金委员又谢过方才告辞出来，跟手去拜县里、营里，不必细述。

第二天，又到县里开了本地绅富的名单，挨家去拜，却无一个出来会他。到了第三天，府里的告示已经贴了出来，县里派的衙役，营里派的兵丁，亦都齐集店中，听候差遣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那班应考的武童，大都游手好闲，少年喜事之人居多，加以苗、汉杂处，民风强悍，倘遇地方官拊循得法，倒也相安无事，如若有桩事情，不论大小，不如他们的心愿，从此以后，吹毛求疵，便就瞧官不起。即如此番柳知府提倡新学，讲究外交，也算得一员好官。只因他过于巴结洋人，擅停武考，以致他们欲归不得，要考不能，不免心生怨望。加以这些武童，常常都聚在一处，不是茶坊，便是酒店，三五成众，